

一個飛行員太太的心聲

· 小雯 ·

編按：吳彥霆中校駕駛「F-16」戰機，執行「漢光三十四號」演習任務時，撞擊新北市瑞芳區五分山壁殉職，留下痛心的愛妻與可愛的稚兒。吳妻在臉書上留下情意綿綿的思念與感謝，字字句句都令人不捨與感動。此刻收到一位飛行員妻子的遺作，深刻描繪了做為一個飛行員妻子，在丈夫擔任戰備期間，遭逢兩段生死一線的親身經歷與感受。謹以此文，向所有飛行員身後默默付出的父母、手足與妻小們，致上最深的敬意。

認識我先生時我剛從大專聯考中解放出來，考進了女子三專，後來改制為大學，那時是一年級下學期，當時追求者衆，但沒有要好的固定男友。我們班上一位非常漂亮的同學開生日舞會，她的男友是南部某基地的空軍戰鬥機飛行員，長得非常帥，真是一對名符其實的金童玉女。那時她們感情非常好，我那位女同學約了我們班上十位左右的女同學參加，她男

友帶了他同基地的十幾位未婚的同事來參加，在舞會上我便認識了我未來的先生，隔了兩個星期他寫了一封信約星期日下午在臺北東方飯店的咖啡廳見面，我媽媽照例把信扣下，我沒看見信，當然也就沒去。星期日早上依慣例陪媽媽去做禮拜，下午則照常午睡，他在咖啡廳等了兩個小時不見人，便大膽地跑到我家來按鈴。他運氣好是我家傭人開門，便請他進來在客廳坐下，如果是我媽開門一定說我不在。此時我跟我媽都被驚醒起床，我媽見他穿著空軍制服，知道他不是太保之類的頑劣之徒，又見他彬彬禮貌、長得一表人才，便沒有趕他出去。接著，便對他展開身家調查，知道他是流亡學生隻身來臺，先讀高中，尚未畢業，即以同等學歷投考空軍官校，順利畢業後分發於南部空軍基地飛戰鬥機。我媽媽心很軟，覺得他隻身一人來臺，無親無戚的怪可憐，加上我父親也是軍人，那時是官居要職

的陸軍中將，基於這些原因，父母都不反對我跟他交往，反而認為他一人

在臺北比較單純。

他回南部後，便展開熱烈追求，每天一到兩封信，一封平信、一封限時專送，一有假便跑來臺北看我，甚至只有星期天一天的假，他也坐星期六晚上的夜車北上。天剛亮就到臺北的他，不敢直接到我家，怕太早來吵到我們，只好在外面徘徊到十點左右才敢來按鈴，約我出去看電影、吃飯，晚上再坐夜車回南部。經過一夜地舟車勞頓，甫到基地，換了飛行衣便



軍事生官校
他訓練，個個
儀態英挺。

上飛機，很是辛苦。如此跑了兩年多，我被他的真誠所感動，也不管他上尉的薪水很微薄，毅然辭掉待遇不錯的工作，嫁到南部去，住在小小十幾坪的眷房裡。

過兩年大兒子來報到，再過兩年二兒子也誕下後，從此告別了愜意的美好時光。以往逛街、看電影、坐咖啡館的日子都一去不返了；同時，也揮手告別了琴棋書畫詩酒花的少女時光，一頭栽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苦日子。

那時軍公教的薪水都很微薄，雖然他們比一般軍人多了飛行加給，但仍然不夠家用，每個月寅吃卯糧，到了月底便接不上，我便拿幾個銀元，厚著臉皮到大街上的銀樓賣。那是我媽媽給我壓箱底的數十枚陪嫁，後來被我變賣光了。我還算好有東西可賣，我們眷村全村三十二戶，清一色都



穿戴飛行裝備於空中執行任務的飛行員（照片為顏祥陞所攝）。

是飛官及其眷屬，有些太太還到工廠去拿小工回來做，在照顧孩子之餘，還能貼補家用。

我們的先生都很少回家，飛行任務又多又危險，除了飛行外其他沒排待命，也要上課及準備下一次的任務。他們每天平均要飛兩至三批任務，有拂曉及黃昏巡邏，有夜間飛行訓練及巡弋、編隊訓練、低空及炸射訓練等，太多課目；另外，還要輪流待在警戒室，全副飛行裝備待命，隨時準備在三或五分鐘內升空執行任務。

駐防外場的時間也很多，有時基於任務需要，移到別的基地飛行；有時則是因為演習訓練；有時是本場修跑道，必須換到別的基地去從事戰備，所以經常不在家。

我生小孩時他都不在家，更沒有一天產假，不過每月有四天休假，但一有特殊狀況就取消休假。比方說：臺海有特殊狀況，或遇到演習、高裝檢查等，所以我們這些飛行員太太都要自立自強，家中裡外都要靠自己。由於我的大兒子遺傳到我的體質，經常感冒發燒，時常半夜高燒不退，並伴著嘔

空軍健兒們擔負領空安全的重責，無論清晨拂曉、終昏深夜，全天候備戰，隨時做好升空迎戰的準備（照片為葉秀斌所攝）。



吐症狀，一吐就吐得一床，剛換上乾衣服、床單、被子等，又吐了一床，遇到這種狀況，我這個新手媽媽心裡是既心痛又害怕，不知所措，就抱著我的大兒子，兩個人一起哭。我的媽媽身體又不好，不能過來幫我坐月子及帶小孩，這種生活跟我做小姐時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真有天壤

之別。

後來臺灣經濟起飛，政府給軍公教加薪後，生活得以改善，我先生也逐步晉升，薪水隨之調整，日子也就沒那麼窮困了。之後，母親中風臥床，我是獨生女，上面雖有兩個哥哥，但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及家庭要照顧，因此我母親請了個日夜專門照顧她的看護。身為女兒的我，看著母親臥病在床，遂毫不猶豫地帶了兩個孩子搬到臺北，將眷村房子頂給了我先生的同事，用貸款在永和買了間二十幾坪的公寓（那時永和的房子便宜），經常回家探望母親，留我先生一人住機場的宿舍。這段期間因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況下，一方面擔心我先生飛行出事，一方面要照顧兩個孩子，又一方面奔波照料母親，以至於得了胃潰瘍，好長一段時間無法痊癒，並兩次胃出血住院。第一次出血我一個人到達急診室就暈過去了，醒來後護士小姐數落我：「你都這樣了，還一個人到醫院來，難道妳都沒家人嗎？」除了苦笑，我還能說什麼呢？當時住院，孩子一個讀初中、一個讀小學，我還掛心著他們沒人照顧呢！我去住院時，還特別交代他們兩兄弟，如果爸爸打電話回來，千萬別說媽媽去住院了，怕他擔心我的病況會影響飛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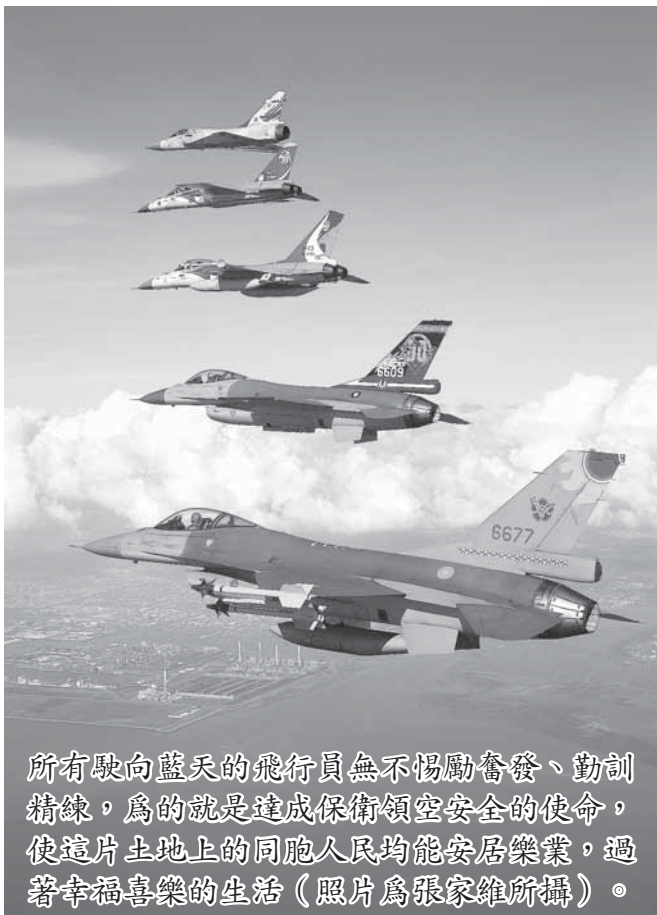
全，也怕他請假回家，耽誤公事。兩次住院，我一個人到醫院待一個星期到十天，除了孩子們，沒有其他人知道。一次做胃鏡時，手臂上打了微量的麻藥，當時我不知道自己對麻

藥過敏，一針下去立刻就暈了過去；另一次，量血壓時，一度降到三十至五十，我不知道低血壓的厲害，還問護士小姐：「再低會怎樣？」她只回答，再低就量不到了。

不過這一切總算都過去了，現在熬到我先生退役了，總算鬆了口氣；但他數十年的飛行生涯也並非全然無事，小的不算，發生過兩次重大危險的飛安事件。一件是飛在四萬呎的高空中，他那架飛機的座艙罩突然爆炸（推估座艙罩應在起飛前，已有極小的裂縫，只是肉眼看不出來，但在高

空中壓力太大使整個爆裂了），一片碎片插入了我先生的額頭正中間，立刻血噴滿面，氧氣面罩內的氧氣瞬間流失。

必須知道，高空的大氣會讓人立刻昏死過去，眼睛也會因此看不清，所以飛行員必須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立即做出是否棄機跳傘的決斷。棄機跳傘生還的機會較大，但飛機砸下，很可能造成百姓及建築物的重大傷亡及損失，而且還必須考慮到每一架噴射機都來之不易且昂貴，基於這種愛國愛民的想法，有很高比例的飛官



所有駛向藍天的飛行員無不惕勵奮發、勤訓精練，為的就是達成保衛領空安全的使命，使這片土地上的同胞人民均能安居樂業，過著幸福喜樂的生活（照片為張家維所攝）。

都選擇不撐到最後絕不跳傘，以至於常常錯過黃金跳傘時間，高度不夠了而人機俱毀。

我先生也是抱持著同樣的想法，非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棄機跳傘，即便滿面鮮血，仍竭力將飛機急速地降低高度，以免因高空空氣稀薄而失去知覺。他非常冷靜、機智，除了處置得宜外，也是上天保佑，讓他平安的飛回機場落地，人機平安，只是額頭縫了九針，到現在還留下一道疤痕，為此他被記了一個大功。

另外一件是他在新竹上空執行低空高砲協訓時，規定的高度是兩百呎，已經是很低了；但那時他回頭確認僚機有沒有跟上，一個不注意飛得過低，撞上了廣播電臺的天線，飛機右翼下的副油箱掉了，座艙內的衆多警



面對敵情威脅，飛行員戰備訓練任務非常繁重，回家陪伴家人的時間也相對稀少（照片為張家維所攝）。

告燈亮起，液壓系統漏油，操作困難。此時的他，不驚不慌，立刻利用大速度爭取高度，在新竹城北沙河上緊急投棄油箱，避免飛機失衡；但因右翼開了一個大洞，飛機仍飛得東歪西扭。在飛機嚴重失衡的狀態下，他居然還能將飛機飛回機場，平安降落，真是奇蹟。

從廣播天線上帶回來的電線及電網、磁礙子等物，在跑道上散落一地，看著令人怦目驚心，機場出動了救護車、消防車，場面上車輛來來往往，氣氛煞是緊張。而他撞落的油箱將廣播電臺旁的國小操場砸了一個大洞，幸虧那天是中秋節，學校放假，否則將造成學童很大的死傷。那次事故他受到停飛半年的懲處，停止任何的加給及福利，並調整為地勤軍官。半年後，經考核通過，才再度回歸飛行線，恢復空勤人員的身分。

這兩次逃過死劫，只能說是奇蹟，上天保佑。現在終於熬到平安退休，想到他的飛行同事中，有多少失事身亡，就深深覺得我們是多麼幸運啊！能夠白頭偕老，我非常感謝我先生為家庭、為國家所付出的一切，至此也算是對得起國家了。順道一提，我那美女同學及她的飛官帥男友沒有我們這麼幸運。大二那年，那位帥哥在

飛行任務中失事身亡，年方二十五歲，我同學遭此打擊，精神狀況出問題休學了，後來遠走他鄉，離開這傷心地，去了加拿大。最後我們得到她的消息是客死他鄉，原因不明。



本文作者（左二）陪同退役的龍德群將軍（右一）參觀空軍基地所留下的珍貴畫面。

更正啓事

本刊九三七期（一〇七年六月號）〈懷念空軍二次世界大戰老兵陳榮齡伯伯〉一文中，第十七頁，「那個是……、還有『老三兒』的……」應為「小妹兒」，係為作者誤植，特此更正，尚祈見諒！

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 敬啓